

三 幕 話 劇

煉獄

晉 駝 著

生活・讀書・新知三聯書店發行



煉 獄

晉 陀 著

生活·讀書·新知

三 聯 書 店



737·Q365·36K·P86·\$2.60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

一九五〇年八月第一版

星光印刷廠承印

北京 造0001—5000冊

• 總 管 理 處 •

北京西總布胡同二十九號

• 各 地 分 店 •

北京王府井 上海南京路 瀋陽太原街 廣州永漢路

天津 濟南 西安 長沙 開封

香港 大連 哈爾濱 重慶

在哈爾濱市大動脈裏流動着的，

都是你們的熱血！

——謹以此，獻給電車廠全體工友、職員們。

晉 駝 1948.2.29，深夜於哈大

序

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是從鄉村到城市。很自然的，首先被革命的文藝工作者們所描寫的是農民。現在，我們控制了許多的大小城市；將來，還要控制更多的——所有的大小城市。“爲什麼沒有寫工人的劇本呢？”這要求，日漸的普遍，日漸的迫切了。

作者是一個“改了行”的文藝工作者，寫劇本經驗更少，因爲居住在城市，崗位工作又有些餘暇，所以大胆的，近於不自量力的做了一番嘗試；下工廠不過半月，也只是訪問式的搜集材料：能够寫出來的，自然是“一顆青杏”——這就是‘煉獄’。取材於哈爾

濱市電車廠，主題是寫敵僞統治下工人階級所受的壓榨和反抗，它的原名是“歸正”——寫一個工人打算從零工變為正式工人，中間所受的折磨；折磨受盡了，終於還是“歸”不了“正”；最後，他英勇的反抗起來——因為和“改邪歸正”的“歸正”字面上很混同，所以改成現名。我所至誠的希望着的，是它能够成為一塊“引玉之磚”。我清楚的知道，它也只能够是一塊“引玉之磚”。

在修改中，市委唐景陽同志對它提出了寶貴的意見。在首次排演中，總工會張承民同志保證了全部的物質供給——這對所謂“行政上不關心文藝工作”，是一個事實的駁斥。——在這裏，謹向他們和幫忙搜集材料的“哈大”冷岩、李士勤、張靜波、于大凡、劉士穎諸位同學致謝！

晉 駝

1948年“六·六”教師節，於東北科學院。

人 物 表 （共三十四人）

王玉厚(王)——二十五歲，鉚工，爲了妻子，爲了生活，
他不能不用超人的忍耐壓抑着他的憤怒和反抗。

王 母(母)——六十歲，一位看透了吃人的舊社會而又
無可奈何的倔强的老人。

王 妻(妻)——二十歲，精明強幹，進取心很旺盛，她還
有些懷疑舊社會是否真像婆母說的那樣壞。

張德山(張)——四十五歲，鉗工，對敵人走狗堅硬如鋼
鐵，對階級弟兄慈愛如母親，久歷風霜，精通世事。

山 本(山)——四十歲日本浪人兼中國通，能說流利的
中國話，工場主任。

吳延壽(吳)——二十七歲，翻譯，山本的爪牙，他總是企

圖謀害你還讓你感激他，但他做的並不妙。

吳妻——二十三歲，她具有出色的艷麗和無恥，是吳延壽“好內助”。

李明義(李)——三十五歲，工頭，吳延壽的一匹獵狗，兇惡，卑鄙而又怯懦。

工人甲(甲)——二十四歲，捲綫部工人，好作無謂的剖白。

乙——二十一歲，鐵工，是一個所謂“楞葱”。

丙——四十二歲，鑄床工人，積極的破壞者。

丁——十九歲，車台組學徒。

戊——二十歲，檢車工人。

己——鉚工學徒，十七歲。

庚——十五歲，木匠學徒，一位活潑的青年工徒。

(另有第二幕第一場前台工作工人數目約六名。)

車掌(掌)——十六歲的新手。

其他鄰人二男(甲、乙)，一女李大娘〔娘〕，五十多歲，警察五人，職員、醫生、老媽、雜役各一人。

第一幕

時間：一九四五年早春。

地址：王玉厚家。

佈景：炕上有破舊被褥和很明顯是一些攬來的針線活，如很多破襪子等等。炕下有破桌一，破椅及凳子三四個；洋鐵爐、煙筒及煤球、馬糞若干，但未生火。

幕啓：炕上孩子哭（後台效果）。

妻：（持碗筷，急忙跑上）呀！小崽子 嗓子都快啞啦，媽要是不去吃粥，媽要是餓乾巴了，還有奶給你吃嗎？

你看，手臉都凍成這個樣子啦，媽給暖暖（放下碗，換坐下奶孩子一面縫活）。

王上，行動遲緩，坐椅上，一語不發。

妻：咋的啦？見着李大舅啦？

王：見着啦，妥啦。

妻：你說啥？妥啦——就是交通會社嗎？

王：是。妥啦，還是個臨時的，一天才給兩塊錢，買不了二斤包米麵，學手藝有啥用！

妻：才上去，先別嫌掙的少，省得担心抓勞工，省得天天去趕粥鍋，吃這碗下眼皮子粥——（興奮地）咳，一個八杆子打不着的李大舅，在街上碰見啦，想不到還真能得上他的勁啦。

母：（嘮嘮叨叨的上）打我？你敢！就這麼推推搡搡的就不行！窮了人窮不了志氣，喝你們一口粥，就比你們小三輩啦……（咳嗽）

妻：媽，又咋的啦？

母：你回來以後，我想早一點回來抱孩子，好讓你做活，跟前邊一個小伥兒說好啦，我倆換了換地方。戴眼鏡的那小子嫌我往前擠啦，嘴裏不乾不淨的，說：“晚一會兒就餓死你啦，就你這個死老

婆子調皮搗蛋！”(咳嗽)人有臉，樹有皮，我是一個六十歲的人啦，我能讓他嗎？他來推我，我上去就給他一巴掌，他舉起文明棍想打我，我說：你敢動我一指頭，看我窮老婆子不把你鬧個底朝上！別人過來拉開啦……(咳嗽)

妻：媽，誰讓咱窮到這個樣子，喝人家一口粥，總是跟人家吵架。

母：用不着你小毛孩子多嘴！喝他們的粥？你知道他們的粥是打那裏來的？

接過孩子去抱。

妻：還不是人家已字會的？還不是人家那些大老官兒們捨善捨來的？

母：捨善！哼！他們那一個不是貪贓枉法吃肥的？我吃他們的粥，我恨他們！我……(咳嗽)

妻：別說啦！媽，你兒子的地方找妥啦。

母：妥啦就妥啦唄，卸下碾子套上磨，窮棒子到那裏還不是當牛馬。(咳嗽)你爺爺給人家種份子地，扛大活，飢荒越拉越多，還不起，蹲笆籬子蹲死的。你爹拉大鋸，一棵大樹身子倒下來，砸的吐了血……

妻：媽，別說你那些陳年老輩子的事啦。咱們好多日子沒吃頓飽飯啦，今兒個你兒子的地方也找妥啦，我去李大娘家借點米，做頓乾飯吧。（下）

母：你可要小心着點兒！你那個八杆子打不着的大舅——李明義那小子可不是個好鳥兒！在家大伙兒叫他李二混子……

李：（得意洋洋地上）你看，要是早碰見我，那能讓你們受窮罪——前天我和吳二爺說，我的外甥來啦，二爺安排個地方吧，二爺說：“我一定幫忙……”

母：我知道你打腰，我還不知道你！

王：大舅，請坐。

李：你看，果然，昨下晚吳二爺跟日本人一說，就妥啦。真够面子！

王：大舅，冷吧？我架點火。

李：不用，不用，你們小人家撿點柴火可不易，我那個屋子我倒嫌它太熱——不過呢，這年頭找個地方也真難：吳二爺跟日本人說了半天好話，你的事情才妥了的。

王：我這個拙嘴笨舌的，話也不會說，你替我謝謝吳二爺吧。

李：謝謝，那倒容易，咱們爺倆沒啥說的，吳二爺那裏呢——唉，就憑咱們的心吧，一句空話能過得去嗎？

王：那咋辦呢？大舅，你看看我這個家吧。

李：其實呢，也用不着大破費，吳二爺也不是那種人，只是請他吃頓飯也就行啦。

王：那要多少錢呢？

李：就算吃個套菜吧，來幾壺酒，加上小櫃兒啥的——有個四十、五十的也就够啦。

王：這年頭錢很毛的，照說，四十、五十的也算不了啥。可是，大舅，不瞞你說，我連四塊、五塊都沒有，我們一家人靠趕粥鍋活着。

母：好哇！地方還沒住上呢，圈套就套上來啦，你還是孩子的大舅呢！（嘆）

李：二姐，你這是怎麼說！這是我要人情咋的？這是——

母：算了吧，地方咱們也不住啦，咱們打不起那份兒人情。

李：（看王，王在愁苦的想）那好吧，真是好心當成驢肝肺，不幹就辭退了吧，我走啦！

王：大舅，你再坐一會兒！

妻：（提一小包米上）大舅來啦，你坐呀——這是咋的啦？

李：咱們滿洲國人就是這個腦袋！老實說，這年頭找事情還有不大人情的？不大人情也進不去，進去也幹不長。我只是說，請吳二爺吃頓飯，你媽就火啦。真是山河易改，秉性難移，越老越倔！

王：大舅，讓我想一想，你再坐一會兒。

李：（坐）你看你媽，我的話還沒說完呢。錢嗎，我借給你們！誰讓咱們是親戚。我這個人就是這個脾氣，成全人就成全到底！

王：大舅，那要幹多少日子才能歸正？歸了正式工人能掙多少錢？

李：是的呀！進去好好幹，吳二爺那裏打對好，幹個三個月兩個月的，有你大舅在，還不就歸了正啦。一歸了正式工人，一天六塊，一個月是——三六一百八，那時候還能領配給糧，領工人服，領烟，領糖——比在外邊買賤老鼻子啦，包米麵一斤才幾毛錢……

妻：大舅，請吃飯要多少錢呀？

王：（搶着接過去）要四十塊。

妻：（想了一下）好，大舅，你看着辦吧！

李：是嗎！外甥媳婦還懂得人情，好吧，錢嗎，我借給你們。我這錢是放印子的。咱們遠近總算是親戚，就算你們三分利吧。現在錢毛的快，按一塊二一斤，折合成三十三斤包米麵，一年還清。這不是我小氣，咱們先小人後君子，這年頭我也不容易：孩子又多，應酬又大。要不，幾十塊錢咱們爺們還過不着？——那一天請啊？

王：我這個笨手笨腳的，也拿不上桌面去，你就替我請了吧，反正我拿四十塊錢。

李：好吧，我走啦。

王、妻：大舅，吃了飯再走吧？

李：不行啦，要上班啦！（下）

母：看吧，這一下子你就叫他套住啦。他去請人家吃？吃個屁！

王：媽，你的話句句都對，我也都明白，可是，咱們不認頭又怎麼辦呢？

妻：你也不用發愁，剛才我都劃算好啦。咱們三口人，一天二斤包米麵，喝稀粥也够啦；二斤是兩

塊四吧；燒的呢，媽出去撿點煤球，掃點馬糞，湊付着也就不用買啦；獻金啦，水道啦，電燈啦，一天再打四毛：一共是兩塊八。你一天掙兩塊；我縫活——就算有個孩子吧，一天也能掙個一塊來的：這不是三塊？一天剩兩毛，一個月剩六塊，十個月就是六十塊。他的本錢四十塊，利錢十個月十二塊，一共是五十二塊，十個月不就還清啦。再說，過幾個月你若歸了正，一天掙個五塊六塊的，咱們就能吃上窩窩頭啦。

母：唉！不知道愁的孩子！——好吧，如意算盤你就打吧。（咳）你不是借米來了嗎？做飯吧，吃飽了再說。

幕落